人生沒有假如

高志堅

如是我見

假如那天或那回怎樣，假如那時候我有什麼什麼，假如那會兒，我能冷靜些、克制點……我就不致於像現在這樣，或者，就不會在這兒了——諸如此類的話，我們經常能聽到，甚而我們自己也不時這麼說。

的確，那是事實。假如在風霜雪雨裡，在舉步維艱的時候，能忍耐、堅持一下；假如在一意孤行時，能聽取一點別人的建議，在春風得意的時候，能沉靜、淡定一些；假如在受挫失利之際，能及時反思，認知現實、自我，調整目標方向……那麼，很多人就能完成夢想，擁有成功的人生……

可是，青春的花兒已凋謝，生命的綠葉正日漸枯黃、飄落；可是，機遇機會已失去，再不會重來；可是，世界已改變，滄海已成桑田——曾經走過的道路，已無法回頭；曾經的錯失，也無法挽回；曾經的憧憬嚮往和豪情壯志啊，已化作雲煙，飄散在歲月裡，在現實和心靈的天空中……這些，簡而言之，就是人生沒有假如。

是的，人生沒有假如，人生只有蹉跎，只有錯過，只有失落……

人生沒有假如，人生只有回首——在秋風中感歎，在夕陽下悵惘，在寂靜的夜晚，默默地品味苦澀和酸楚……

人生沒有假如，人生難免曲折、坎坷、潮起潮落，可是，只要沒有那麼多的浮躁、虛榮、功利，只要不渾渾噩噩，得過且過……那麼，人生完全可以擺脫假如。

而事實上，誰也不想忙忙碌碌奔波，辛辛苦苦勞作，到頭來只得一個假如。是的，誰都知道生命只有一次，時光不會爲誰留駐；每個人也都嚮往成功，期盼心靈的果園豐碩，生活和日子能悠然、富足……那麼，怎樣才能不假如呢？那就是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實實做事；就是勝不驕，敗不餒；就是學會聆聽、反省，學會珍惜和知足；就是抓緊每一個朝夕求知，義無反顧邁開腳步，進取、趕路……

是的，這就是年輕的我們，遠離假如，能夠做到的——全部！

黃坤堯的旅歌

許定銘

醉書亭

我喜歡看學者和名作家們的處女集，因爲我深信一個人的成功絕非一步登天，而是在歲月中磨練，慢慢摸索，才能走進殿堂的。看他們的處女集，最能了解到艱苦的過程和他們心路歷程的演變，閱讀的趣味也更濃郁，享受更高的層次。尤其是散文集，寫作者年輕時的那份純眞，未受社會人事污染，感人至深。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黃坤堯是著名的學者，對舊體詩研究甚深，但，他走過來的，是平坦的大道，還是迂迴曲折的小徑？他年輕時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從他這本散文處女集《舟人旅歌》（台北地球出版社，一九七四）中便可略知一二。

從資料顯示，黃坤堯出生於澳門，一九七二年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一九八七年獲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並任教至今。他在《舟人旅歌》的自序中說，大三的時候受繆天華老師鼓勵，寫了十多篇散文，發表於《大衆日報》的副刊後，開始學習寫作。書中第一輯的十四篇抒情散文，就是當時的作品。

第二輯二十多篇小品，則是他在台學習和教書時寫的。本書的主力在三十多篇的第三輯，全是一九七三年到香港生活後所寫，並在馬來西亞《前衛》及《竹原》上所發表的。從這幾十篇散文中，我們看到一顆年輕的，到處飄泊而不安定的心，和其後在港安居三十多年，成就斐然的教授比，完全是兩回事！

墓園藝術

延靜

文化經緯

墓地本是死者安息之處，在中國多是常人很少去的地方，就是在生死觀不同的一些西方國家，它雖與居民區毗鄰，也頂多是個公園。然而這次去莫斯科參觀新聖女公墓，卻看到墓地成了「藝術品」，公衆稱它爲「露天雕刻博物館」。

新聖女公墓坐落在莫斯科郊區，佔地七公頃，因與修女院相鄰而得名。沙皇時期，這裡曾是東正教和貴族的墓地，十月革命後改爲名人公墓。迄今這裡葬有兩萬多位名人，每人都有一座獨特的墓碑。

隨着導遊走進墓地，形態各異的墓碑雕刻頃刻展現在我們的眼前。這裡樹木茂密，綠草如茵，但氣氛肅穆而凝重。按規定，爲表示對逝者的尊重，除家屬可在墓碑間穿行外，遊客不能隨意走動，只能跟着導遊前行。

我們最先看到的是葉利欽的墓地，在進門處左前方。俄羅斯的墓地等級森嚴，列寧墓設在紅場正中，蘇共中央總書記去世後葬在紅場正面牆下，其他著名領導人去世後葬在紅場後面的牆下，其他名人去世後只能安葬於名人公墓。葉利欽雖擔任過俄羅斯總統，是國家最高領導人，但去世時已經退休，只能安葬在名人公墓。一面用石頭雕刻的紅藍白三色國旗，站滿他墓地前的地面，頭像不知何故還沒有完成，但國旗石雕已充分表明了他的特殊身份。墓前有幾束鮮花，人們沒有忘記他爲國家作出的貢獻。

走不遠，我們來到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的夫人賴莎的墓前。賴莎去世時已經年六十多歲，但公墓前站立的塑像卻是年輕的賴莎，她漂亮溫柔，衣着入時。墓地前是一塊黑色大理石墓碑，上面刻着「戈爾巴喬娃」的名字。二〇〇一年三月九日，戈爾巴喬夫在七十歲生日當天，帶領女兒和外孫女來到墓前，獻上鮮花，憂傷地悼念夫人的亡靈。他說，賴莎去世使他很孤獨，誰也無法取代她。這是唯一一座夫人先於丈夫去世的墓地，它旁邊留有空地的用途是不言而喻的。

走到墓地盡頭轉彎，來到赫魯曉夫的墓前。赫魯曉夫曾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但一九六四年被趕下台，一九七〇年去世時是靠養老金度日的普通公民，所以被安葬在名人公墓。他的墓碑很獨特，是用若干石塊組成，一邊是黑色的，一邊是白色的，上面是他的頭像。據說這塊黑白分明的墓碑，是赫魯曉夫去世後，一位藝術家自願提出，特地爲他製作的，但沒有留下解釋。人們猜想，它可能代表赫魯曉夫的性格，也可能表明他毀譽參半的一生。

墓地中唯一一座外國人墓碑，就是中國人王明。王明早年參加中國革命，一九七四年客死他鄉。當時的蘇聯有關部門作出決定，把他安葬在新聖女公墓。我們在墓地一個角落看到他的墓碑，是一座半身石雕，四周沒有鮮花。據說他的妻子一九八三年去世後也被埋在不遠處。

在新聖女公墓，我們還看到許多文學家、藝術家、民族英雄的墓碑，譬如阿・托爾斯泰的墓碑是一個頭像，他的作品《苦難的歷程》和《兩姐妹》中的人物浮雕陪伴着他；烏蘭諾娃的墓碑是一件白色的全身玉雕，足尖踮起，翩翩起舞；卓婭的墓碑是她昂首挺胸，英勇就義形象。參觀墓地，還看到一些家屬或後人，懷着虔誠的心情祭掃先人。

莫斯科新聖女公墓，不僅僅是一座墓地，也是展示一個民族歷史和文化的畫卷，又像公衆所說是一座精湛雕刻藝術的博物館。

英皇家騎兵團風采

王亞蘭

域外漫筆

英國皇家騎兵團的英姿和風采，一次又一次地征服了億萬觀衆的心！剛剛過去的威廉王子世紀大婚、英女王生辰賀禮等，在一系列王室及國務慶典儀式上，騎兵團向世人展示了他們獨特的軍容與軍威。這支有三百五十年建團史的隊伍，在新建不久的博物館內，可以解讀它的成長歲月。

從倫敦中心的威斯敏斯特地鐵站，步行到皇家騎兵團博物館，約十五分鐘的路程，筆者喜歡沿政府心臟區的白廳路自南向北前行，雖說昔日的皇宮駐地已蕩然無存，但透過牌匾的介紹仍能追尋到歷史的痕跡。現今大路兩旁是政府的辦公重地，路中央興建了一排戰爭紀念碑及其雕塑，供後人憑弔。大路的盡北端便是赫赫有名的「騎兵團大樓」。

氣勢非凡的三層樓建築，在十八世紀中由著名建築師威廉・肯特設計，樓頂的大鐘上，特別在「2」字處刻上一個黑點，以紀念國王查理一世在一六四九年被斬首的歷史。此外，騎兵大樓的選址異常考究，兩名騎兵把守的東大門鄰近泰晤士河，南翼與唐寧街首相府接壤，西面面對偌大的皇家閱兵場，北面靠近特拉法爾加廣場，它有如守護神般，日夜地保衛着首都的安危，鄰近首相府和皇宮的安全。

從東門入內，走過短短的拱形長廊，大樓的北面正是騎兵團博物館的所在。博物館的入口正對着廣闊的閱兵場，英女王臨時搭建的觀禮台與館門只是數步之遙。目前閱兵場被暫時用作明年倫敦奧運沙灘排球比賽的場地，故此參觀者只能有限制地瀏覽鄰近的景點了。

建立皇家騎兵團博物館的創意源於上世紀末，直至二〇〇六年初才正式將館址定在騎兵大樓的底層，將昔日的馬廄房闢出約一千平米的面積，僅用十二個月的時間進行改建，一座頗具現代特色的博物館於〇七年六月由英女王親自剪綵，對外開放。

博物館內分三大展廳，前廳主要介紹騎兵在慶典活動中的華麗裝束；特別保留的馬廄房爲中展廳；後廳側重於騎兵團的歷史。在前廳的玻璃大專櫃內，陳列着紅、藍兩款的騎兵制服及配備的紅、白鴕毛的金色頭盔，白色皮手套、長統黑皮靴等騎兵穿戴用品；此外還陳列了樂手們的黃色制服；在豪華、奪目的裝束下方，陳列着騎兵們每日爲其着裝進行上蠟及擦拭的各項用品，附上了詳細的文字說明。

據介紹，騎兵們有嚴格的作息時間表，早上起床後，在六點正要清潔馬廄；十五分鐘後牽馬出操，在倫敦某地段包括華埠唐人街一帶等進行半小時的遛馬；七至八點的一小時內，既是餵馬時間也是騎兵的早餐時段；在十點前的近兩小時內，騎兵們不光要爲自己的馬匹進行梳洗打扮，還要擦拭自己穿戴的衣物，力求達到一塵不染。十點正，騎兵們在其下榻的「海德公園軍營」的大操場上，與馬匹一起接受檢驗官約半小時的細查。早上十一點及下午四點爲較大規模的換崗時間。以上只是騎兵團的日常時間表，在重大慶典活動如王子大婚、女王生日以及國務儀式等，騎兵們不但要進行繁忙的演練準備，同時會花上八至十二小時，甚至三天的時間進行衣冠靴等擦拭工作。

透過騎兵的制服，人們了解到騎兵團實際分爲兩個兵團：配備馬匹的騎兵團（HCMR）和不帶馬匹的騎兵團（HCR）。帶馬匹的騎兵團共二百人，以衣服紅、藍兩色進行劃分，紅色制服的中隊約一百人爲皇家近衛騎兵團；其餘爲藍制服者是皇家禁衛騎兵隊。騎兵團的士兵們一般要接受十四周的陸軍基本訓練後，才被選入騎兵團進行十二周的騎馬訓練。據新學員介紹，在一百名騎兵進行培訓中只有七十五名學員通過考核；之後他們還要到倫敦的「奈斯橋」軍營進行實地培訓，掌握喜慶活動中駕馭馬匹的每個環節。按軍中的慣例，帶馬匹的騎兵服役期爲兩年，年滿後考試及格者成爲不帶馬匹的騎兵衛隊，也稱騎兵團或裝甲兵團。

在前、後廳的中間區，是特別保存的馬廄房參觀區，約一百平米的空間內，保留着六個當年曾用過的馬廄位，堆放飼料處擺放着騎兵們用過的頭盔、金盔甲以及長靴等，供遊客們作嘗試。筆者與一隊德國遊客穿衣戴冠，原來衣冠靴的重量約爲十公斤，加上馬鞍的重量，每隻馬匹的負載量高達一百公斤以上。

據介紹，供騎兵團專用的二百多匹黑馬均來自愛爾蘭，每匹馬的身高在一六五厘米，年齡在五至十八歲，牠們的名字按出生年份，以二十六個英文字母順序爲其取名，如二〇〇八年出生的馬匹均帶「I」字。由於這些馬匹有負載量大，沉着應對城市噪音等特點，深得騎兵團的喜愛。每年的夏季這些馬匹會到英格蘭東部的諾福克海邊度假，紓緩身心。

在約四百平米的後展廳中，參觀者可通過巨幅的戰場畫面、珍貴的圖文資料，難得一見的舊式騎兵團制服及盔甲，以及部分實物，了解到皇家騎兵團從建團到發展，其三百五十年的演變過程。據介紹，查理二世在逃亡歐洲時，眼見其父王查理一世被斬首，克倫威爾以護國公的名義掌權長達十一年之形勢，便在荷蘭建立了一支由八十人組成並配備馬匹的近身護駕衛隊。一六六〇年返英擔任國王時，他的近衛隊已增至六百人，分爲騎、步、兵三支隊伍，成爲了英格蘭第一支陸軍兵團，取名爲皇家近衛騎兵團，該名字一直被沿用至今，是英國陸軍中歷史最長，聲名最顯赫的隊伍。

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戰場上留下了騎兵團在馬背上揮劍殺敵的歷史；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隨着機械化裝備在戰場上逐步使用，騎兵團參戰的機率大幅下降；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英國陸軍再度整編，騎兵團帶馬隊以慶典、護駕爲主；不帶馬匹的騎兵團近六百人實際上是裝甲兵團，是軍中的耳目。據一名華人騎兵透露，他們常常會是早上參與慶典活動，下午或傍晚則會開赴戰場，既是馬背上的高手，也是坦克兵或偵察兵。

夕陽西下之際，筆者與近千名遊客在騎兵大樓的小廣場，觀看了騎兵隊下午四點的換崗儀式。倫敦的王室氣派，從騎兵團的風采中可窺見一斑了。

皇家騎兵團博物館陳列的紅藍兩款騎兵制服　王亞蘭攝

家鄉牛肉粉

康偉明

飲食男女

第一次吃牛肉粉是在高一的時候，由於人生地不熟的，又不喜去追求奢侈的生活，所以就來到了學校旁邊的一家粉館。簡陋的設備，零散的幾張桌子，加之面善和藹的夫妻倆掌管着這間小小的粉館，自然給我留下了不淺的印象。初次入這間粉館，特別醒目的是裡屋牆壁上寫着這樣兩句話：不來，是你的錯；不再來，是我的錯！當即如獲至寶一般對此讚嘆了一番，試想能有這樣的保證應當是家不錯的粉館。隨後老闆娘給我來了一碗粉，醉人的香味在一瞬間俘虜了我的心。碩大的白色瓷碗通體透亮，仔細瞧去，卷紮在一起的細小粉絲猶如剛出浴的美人，周身散發着淡淡香味的肉香。旁邊是黑色而誘人的牛肉，牛肉上面點綴着綠色滾圓的葱葉，極其優雅簡約。

一嘗味道，便成了我終生都難以忘懷的味道。有麻辣的野味，葱的香味，湯的滷味……總之是話不完的誘人的味道。至此以後，便常常來這裡吃粉。而且那時候很便宜，一碗很大的粉也只要四元錢。後來，到學校的新食堂吃粉，發現那裡的味道跟外面粉館的味道特別的接近，爲了省下時間學習，我便很少去校門口粉館吃了，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新食堂吃。有了這一喜好，日子猶如有了盼頭。每次上早自習的時候，我便拚命地朗讀記憶，一想到一下課去吃粉，我渾身都是氣力。這樣的場景陪伴了我整整三年。

後來考上了大學，來到了衡陽，我苦苦尋覓，終究沒找到有着那味道的粉。學校的旁邊倒是有幾家粉館，但是一看到那盛粉的碗是鋁製品，而且很薄的，一點重量都沒有的，我就已經失去了興趣。一想起當年的那白色瓷碗，我就沒有了吃下去的慾望。一聞到那怪怪的味道，我渾身就開始顫慄。有一次跟女友去學校旁邊的粉館吃粉，服務員給我端來，我輕嘗了一口之後，才發覺所有的餓意頃刻間化爲烏有，立即從嘴裡爆發出了這樣的話語：「天哪！這也叫粉？」結果，女朋友被我的驚愕行爲嚇了一跳，還說我平時好好的一個人怎麼突然變得這麼粗魯了，指着我是一頓的指責。

從那以後，我就幾乎不去學校吃粉了，也因爲這樣，我異常地想起家鄉的粉，想起高中學校旁邊的那家粉館，想起那卷紮在一起的細小粉絲，旁邊是誘人的牛肉，牛肉上面點綴着綠色滾圓的葱葉……

諳盡離別

楊不離

人生在線

在黃昏、夜晚、清晨抑或白晝，在無法預期的每個時刻，有一種類似無數春蠶啃食桑林的密集急促的沙沙聲，攜著潮濕的風，穿透雲層，穿透漫天飛舞的塵埃，悵惘地在耳畔響起，彷彿歎息又似輕喚，是秋雨。在那個時候，無論我在做什麼，都會被一種莫名的隱痛擊中，那是離別時才會無限鮮明的難言滋味。

第一次遠離父母遠離家門，當列車轟鳴着駛出故鄉最後一座山脈，天空忽然飄起朦朦細雨，一滴滴跌碎在車窗玻璃上，斑駁若淚；與深愛的人第一次小別，也是在雨中。大巴車漸起一片茫茫水霧，迷離了那雙一直望住我的如星眼眸，漸行漸遠。雨，是雲朵與天空告別的姿勢。它來到人間，本身就是一場曠古的離別。

深秋的三角梅，在牆頭、路邊碧綠的大盆盆裡、人家沿街的鐵矛柵欄上，一路攀援一路盛開，火焰般灼熱刺目的美。每次經過，即使不去刻意觀望，那一抹鮮艷容顏亦燦爛得令人瞬間失魂。走在清晨空蕩的街道上，一邊走一邊拾撿路邊一排不知名綠化樹的紅色落葉，想着用它們做書籤的愉悅與詩意。落葉比花朵更像離別，但它低調得讓人心安，那是絢爛歸於平淡的自然過渡。花朵開得太盛太美，濃烈若愛情，更易提前引發深層的恐懼，害怕凋零害怕分開。黛玉在梨香院牆外聽見《牡丹亭》裡一句「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十四五歲的她，已然心痛神癡眼中落淚。不外是她異常敏聰的心預感到了日後種種生離死別。花，是繁華深處的荒蕪、青春正好的憂傷、以及因此而愈加淒艷的離別。

世情的無常與變幻，讓人生充滿了大大小小無處不在的離別。讓每一次攜子之手時都覺時光如電，幸福的顫慄與倏然的短暫同時穿越悲辛交集的靈魂。不見，不散。不聚，不別。但每一滴雨、每一朵花、每一片落葉、每一處路途，都曾記錄你的聲音、容顏與足跡。只要心中仍保存著那眞，就無法迴避這無時不刻進行着的聚散離合。諳盡離別滋味，依然充滿勇氣地一次次相見相守，去獲取溫暖與滿足。而伴隨著內心揮之不去的疼痛，讓我們一路告別一路深刻銘記，不至於到最後只剩下無愛可依的蒼白與虛空。

東方蝬蛛「遺珠」《玉如意》

王　羽

文化什錦

爲了尋找「東吳系女作家」湯雪華、鄭家瑗、程育眞等人的作品，不期在同一份雜誌上遇到了另一位海派作家東方蝬蛛（李君維）的小說《玉如意》。

二〇〇五年九月，李楠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上海小報上發現張愛玲的《鬱金香》和東方蝬蛛的《補情天》，立即引起學術界的強烈反響。九月二十八日，《中華讀書報》獨家刊載《補情天》，並請年已八十三歲高齡的李楠撰文《認子後記》。文中說，這篇發表於一九四九年五月間的小說早已被他遺忘，半個多世紀後失而復得，「眼前彷彿五十六年杳無音訊的兒子突然回家了——情節曲折如戲曲中出人意表的一折」，這也便是題名「認子」的深意所在。同時，一子回歸，他更提到另有一子從未忘懷，「有一篇《玉如意》，至今未找到，我總是念叨着」。沒想到，我卻在無意中和東方蝬蛛這個失去音信更久的「兒子」迎面相遇了。

《玉如意》全篇九千餘字，以一件作爲聘禮的玉如意爲線索，敘述的卻是一個年輕女子並不如意的人生故事。盧美鳳出身於一個「窮雖窮，還有三擔銅」的破落戶，年僅七歲便由祖母作主與一個布廠老闆的兒子毛德悌訂婚。長大後，天生作爲「女結婚員」的她從未認眞讀書獲得自立的本領，雖經姐姐牽線搭橋到一家銀行上班，其目的也不過是找點事做，甚至更爲了方便覓得金龜婿，蹉跎至二十五歲，無論是寄予厚望的婚姻還是根本無心插柳的事業，均毫無進展。而比她小三歲的未婚夫則從小跟着父親和姨娘翠娥長大，委瑣懦弱，冷漠薄情，初中未畢業便賴在家中無所事事。起初，美鳳對這樁婚事還抱有充分的希望，出外工作要首先徵求準婆婆的意見，參加姐姐爲她精心安排的約會時竭盡所能地和沉默內向的未婚夫積極溝通，還在翠娥生病後第一時間趕到床前侍奉。然而這一切努力最終都歸於徒勞，當毛德悌毫不領情地掉頭走開，當翠娥丟了銀元、無辜的美鳳卻被傭人們議論「聽說他們盧家是個敗落戶，死賴着要嫁給我們少爺，還不是貪我們這幾個銀洋錢」，美鳳只得萬念俱灰地逃離毛家，等待她的命運卻不是轉機。一個家境寒微的同事步步緊逼地追求她，結果原本要幫她做媒的女同事就此偃旗息鼓，家人自然又堅決反對，一個處於命運夾縫中的弱女子進退維谷，只剩下一次又一次的獨自哭泣。

東方蝬蛛一向擅長鋪展都市中上階級庸常男女的世俗生活，在舊上海略嫌灰色的空間裡渲染出苦悶焦灼的人生困境。在這種都市生活的常態中，瑣碎、平庸、甚至不乏齷齪的人生圖景，足以將任何一點理想主義消磨殆盡。若將這個故事的背景放在五四時期或者三十年代，盧美鳳也許會成爲魯迅筆下的「子君」，茅盾筆下的「梅行素」，抑或巴金筆下的「梅表姐」，然而正因爲這是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她只能更像張愛玲筆下那個「這樣也不對，那樣也不對」的破落小姐「匡瀠珠」（《創世紀》）。當匡瀠珠終於情緒爆炸似地向家人喊出「你要我怎麼樣呢」，她也算是替盧美鳳喊出了心聲。巧合的是，匡瀠珠身邊那個雞肋一樣的青年男子，也姓毛。這些若有若無的筋脈，延伸着的還是「張派」的神韻。

東方蝬蛛號稱「男版張愛玲」，聽上去彷彿不大適意，細想想倒是再合適不過。這篇失而復得的《玉如意》，不僅集中體現了東方蝬蛛的創作風格，同時也能品出張愛玲的味道來。